



01

穿透时空的安魂诗史

Guido van der Werve at M WOODS

文/王楠 Wang Nan 图/MWOODS美术馆

圭多·范·德·卫夫
个展

2015.3.20 - 6.20
M WOODS 美术馆

Days Push off into Nights at Spring Workshop



02

他热爱运动并在工业设计、考古、音乐、俄罗斯语及文学等方面都有专业的修养。在《第十四号，家》中，圭多在重置历史的基调上不时地切换到当下场景，当他开始体验到极限运动与肖邦的音乐之间存在着某些共振的磁场时，圭多选择用挑战身体极限的方式来体现对于“归”的虔诚，并将颂合肖邦身心距离的使命强加给了自己。作品共分为三章二幕。缓缓流淌的镜头划过震撼人心的教堂内景，弦乐团与唱诗班合奏出的《安魂曲》的乐章悲伤冗长地回旋在教堂内外，身穿黑色泳衣的圭多独自忧伤地坐在钢琴前，许久，这曲缓和哀伤地将他吞噬，这是作品的开头。或许观众已经猜到穿过人群走出这座教堂的他即将面临的是对身体与灵魂的双重挑战，他与他的身体的最远去向是1703.85公里以外的巴黎拉雪兹公墓。他一路跑步、游泳、骑自行车，沿路的风景与奇险为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体验，在欧洲风景画般的视觉中体味着坚固的忧伤。这一路的景色，让人晴朗。自然这个伟大的艺术家，或许从来不想让我们失望，它滋养了万物却用无尽的包容与明朗告诉我们不要悲伤。艺术家通过将渺小的个人放在大幅风景中来触及存在主义的命题，试图用个人经验去接近抽象，接近开放和无限。

当起重机的巨大钢铁吊臂将艺术家凭空吊起，高悬于正在演奏的管弦乐与唱诗班之上的天空中，挑战身体极限的艺术家与殉难的基督形象在此时此景中合二为一。管弦乐与唱诗班犹如圣徒般奏起安抚灵魂的乐章，一种文明的仪式感被瞬间凝固，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崇高被定格在画面中，随着巨大的爆炸声这一切又被寓言般地打回现实。艺术家自称这部作品是“浪漫观念主义”风格，他将更多细腻的个人情感注入到作品中，以冒险的形式与肖邦及亚历山大大帝共同谱写了一部穿越时空的史诗，带来一种直击人心的震撼。

相信自己是天神宙斯之子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二十岁时开始了一场永无归途的军事远征。十年间，他领军带领征服了约五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未尝败绩。从未想过退兵的他最终因战士们思乡心切而止步于印度河流域。返乡途中，这个曾经野心勃勃的征服者却病死他乡，最终未能归入故土，直到今天，他的陵墓依旧没有被找到。音乐家肖邦二十岁时从波兰来到法国，随身携带一只装有家乡泥土的银质酒杯，终其一生都希望能再次踏上故土，而随后波兰爆发内战，三十八岁的肖邦英年早逝，从此羁留异乡。伴随着莫扎特特的《安魂曲》，肖邦的遗体被安葬在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肖邦的妹妹跨越了法国与波兰边界，悄悄地将他的心脏带回了波兰。从那天起，肖邦的身体和心就以1703.85公里的距离分隔两地，这个距离恰好是铁人三项运动总长的7.5倍。

这两个关于“归”的故事被荷兰艺术家圭多·范·德·卫夫(Guido van der Werve)重新审视，并将其作为历史基调关联在他长达五十四分钟影像作品《第十四号，家》(Numer Veertien, Home)中。同时，作品的核心是圭多以铁人三项(游泳、骑行、跑步)的方式穿越了1703.85公里，将埋葬肖邦心脏的圣十字教堂的泥土带到巴黎拉雪兹公墓，在《安魂曲》的环境下将这杯水安放在这个伟大的音乐家的墓前。早在2010年，圭多就获得了荷兰排名前一百名艺术家称号。2012年他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个展“第十四号安魂曲”为他获得了更广泛的国际声誉。而这部《第十四号，家》是他历时六年打磨而成的作品，并在2013年赢得了阿姆斯特丹最佳短片金奖。3月19日，M WOODS美术馆在北京迎来了圭多的首个亚洲个展，并宣布将《第十四号，家》作为M WOODS永久馆藏。圭多·范·德·卫夫曾是一位作曲家，也是肖邦的崇拜者，

01-03 圭多·范·德·卫夫 第十四号，家(剧照) 录像 54分9秒 2012

